悅來 川戲園

國曆六月十八日劇目

午(晝)台
情報書鬧監堂起止
紅梅閣算命
鐵鏡光天
四本錦雲裘大結局

夜(本)台
太湖勸降
逼嫁玉蓮
開演
今夜
十八本玉帶

春送奇書

國民必讀 强腎秘訣

本書內容有腎虧陽痿遺精早洩。血枯經閉。崩帶不孕。各病症狀原因療法。並附男女生殖器解剖圖一幅。本埠函索附郵票二分。外埠附郵票五分即寄。現託成都小洛壩街七十三號袁洒綸先生代贈。空函及當面索取者。總不奉贈。以杜浮濫。

本報出版書籍大廉價

玉獅帶……二元
姨太太外史……四角
風流小生……三角

外縣函購郵票十足外加寄費兩角
▲成都新聞社 文廟後街廿柒號

廣告價目 英寸每日收大洋……

成都新聞

中華郵政掛號認爲新聞紙類

廿五年六月十八日(星期四)

壹壹○叁號

社址 南門文廟後街第二十七號

每份售錢二百文

每日出版一小張

書檔中街 崇業印刷社代印

訂報價目 每月大洋貳角 半年九折 全年八折 外縣加郵費一角五

着高跟鞋的害處

(侍影)

近年我國女子。多喜着高跟鞋。其實着了高跟鞋行路。和纏足的差不多。有百害而無一利。這又何苦來呢。美國杜安女醫師。曾從許多着高跟鞋的學生中。發現許多害處。

一。着了高跟鞋之後。有許多脚趾本來沒有厚皮或硬結(雞眼)的。都慢慢的發生了。有時她們的後脚筋因常着高跟鞋的緣故而收縮。因之穿了低跟鞋反而覺着不舒服或痛苦。

二。就是宴會的時候。着上幾回低高蹻鞋。已足破壞脚之前拱。使前脚拱變低。

三。背痛大約可以說因爲着高蹻鞋而增加。

四。着了高蹻鞋容易跌倒。且跌倒時之危險亦較大。

五。感覺疲乏及神經易取刺激等病狀。也大都與着高蹻鞋有關。

六。着高跟鞋過一半時間的女子。她們之月經痛要增加。也許多只有讒曾時着高蹻鞋的女子。也有如此的情形。

韓復榘爲丐包圍

(言信自濟甯寄)

▲化兩百多塊錢

本省主席韓復榘氏。前幾天到濟甯來視察。當專車抵站時。早有許多聞訊的難民。乞丐。窮人。齊集車站。大呼救命!救命!快救我們這一羣無家可歸。無飯可吃的窮命罷!一時人聲嘈雜。韓主席進城時。這些人即追隨於後。沿途又加入了不少人。韓主席見他們衣衫襤褸。形容枯槁。着實可憐。即命人持角票每人施給二角。三角。或四角不等。一共分給二百元左右。各人這才歡天喜地的散去。

那知這些得着救濟的窮人散去後。一時城廂內外許多的窮人。都聞知這回事。又聽說韓主席今日不赴別縣。在車站過夜。因此。第二日城廂內外的窮人。乞丐等。不約而同的又齊集車站。約有一千餘人。聲稱請韓主席救濟。其實。這時韓主席早已到汶上等縣視察去了。他們却不相信。還是大聲呼叫。要求救濟。車站方面雖再三勸解。也沒辦法。後來由軍警的驅逐。才一個一個可以喩大。

茶

(續) 羨藜

武彝諸品。世亙寶之。烏龍醲重非凡。得濃厚之妙。鐵觀音等。唯可饗一時恆人。知味之士。不爲「嚇」也。玫瑰代代諸花入茶。自喪眞味。知堂之謂。實得其當。但單獨以玫瑰代代飲之。時亦得雋逸之味。乃知凡物皆以「眞味」爲貴。籍外物之佐。終不能特立獨傳也。茶雖小道。可以喩大。

說部紅樓夢記妙玉云:「一杯爲品。兩杯爲解喝。三杯爲飲」。此乃調侃之語耳。非的論也。盧同七盌。則腋下風生。非「茗乘」之佳話哉?(完)

教育之意義

(建文)

教育之意義。自來有預備說。陶冶說。而以近時之生長說。較爲完善。依生長面論。則教育一義。實爲經驗之繼續改造。經驗者。適應環境之利器也。人類之生長。在能利用環境。而經驗則爲個人之智識。習慣。及一切動作。用以應付他人及各種事物。而與之發生關係者也。環境之變動無常。故個人之經驗。亦必時加改造。

教育者。能適應生長者也。是故教育與生活實爲一事。而教育實起於人生之需要。蓋教育之作用。爲生長。而生長即生活之特徵也。教育之表現。雖有家庭和學校。社會不同。而其意義。實無差別也。

巨魚

訊川沙縣葛河灣沙灘。皓(十九日)一巨魚乘潮來。潮退時不及乘退出。擱淺灘上。長三丈餘。青灰色。鱗如碗大。八九歲孩子可自由出入其口。發現時被羣衆擊斃。肉味有如牛肉云。

◆清肅樓詩稾

題何嘉著

集定盦詩

湖山曠劫三吳地。一白大鐘第一流。撐住東南金粉氣。八闓鐵綖署騷愁。秀出天南筆一枝。少年哀豔雜雄奇。百年心事歸平淡。海鳥噓人奉大師。一例秦潮漫聲。天風鸞鶴怨三生。千秋名教吾懺媿。整頓全神注定卿。氣寒西北何入劇。九歌入鳳凰簫。夕陽急下中原去。空有秋魂不可招。

美醜

美與醜是處於相反的對立地位的。但並不是絕對的相反。天下無絕對的美和絕對的醜。美醜的標準。隨時間空間而異。三寸金蓮。弱不禁風的癆病式女性。從前以爲美的標準。但現在則以康健自然爲美的標準。天足豐乳爲美的標準。中國人以面色愈白皙愈美。黑種人以愈黑愈美。如上述之例。因時間空間不同之關係。可以使美的標準完全相反。可見審美觀念之成立。實由比較得來。並非有絕對的相反也。

笑不笑

李夢陽督學江西。有一生與同名。因出一對曰:「藺相如。司馬相如。名相如。實不相如。」生對云:「魏無忌。長孫無忌。汝無忌。我也無忌。」

客至其家。值其人之幼子。客云:「蠶作繭。蛛抽絲。織成綾羅緞疋。」兒云:「兔生毫。毫札筆。寫成錦繡文章。」(未完)

仙歟妖歟

窮鄉僻壤:一個修道的奇婦

夏季穿棉冬令穿單夾

夜不安眠日行百餘里

旬日之間只吃二三次

南四團外六……奉賢

里。七股頭地方。有一個婦人。她是叫項開明。今年已經五十七歲了。從前在十幾歲的時候。嫁給一個叫夏金堂的做妻子。夫婦兩人。很是勤懇。他們本是農爲生的。家裡有三十餘畝田地。尚可過活。生過一男一女。男兒子已經死去。在項開明年紀四十歲的時候。忽然得着一個奇症……在胸中隆起了一塊。不知什麽東西。倒也並不覺得怎樣痛苦。祗是不思飲食。腹中不覺飢餓。延請醫生診治。也沒效驗。到了後來。竟不想再吃粥飯了。一餓七了四十餘天之久。那知那毛病却反而好了。從此以後。項開明便一意修行。毅然與她的丈夫分別。一人獨自出家。她並特地在該處……七股地方起造兩間小小的瓦屋。作爲他修行念佛之所。今年。她又設法添造了一間。屋內所供的是地王菩薩神像。她却無論晝夜。靜坐念經。迄今已經十餘年。習以爲常。最奇怪的。她夜間也不想睡眠。在日間步行。可走一百多里路。看她毫不覺得疲勞。這實在不能不說是異於常人了。到了夏天……她着的棉襖。從來也沒有見她出過汗。到了冬季。反而穿起夾襖單衣來。也不覺得寒冷。一年四季。都不穿襪子。大概旬日之間。只得二三頓素食。而且食量也微。照這種樣子。她的身體是總不佳了。那知反而面色紅潤。精神爽朗。附近知道她的人。都說她是修得了正果。這眞是世間的奇人。寫出來供社會研究。

湘蓮奉賢通信

◆◆

哀情佳劇

袁雪梅弔孝

元川

求親不允惡之講。苦害奴夫見無常。不顧家風。逼兒改嫁。喪盡天良。到今日。兒登金榜。紫袍烏紗。招贅皇宮。榮耀名揚。倘若當初聽改嫁。今日裡。你又來看望誰了。(重)老爹爹呀。凡作百事要思量。(重)(老生唱)苦媳婦立綱常。撫孫兒姓名揚。(老旦唱)朝廷聖旨來旌獎。不枉教子有義方(老生唱)女中堯舜。恭儉温良。(老旦唱)儀型矜世。節孝流芳。(老生唱)四海人人。誰不尊仰。(老旦)青史名標。永垂不忘。(雪唱)謝賢妹養子一場。養育之恩非尋常。輅兒克孝老終養。你受官誥理所當。爲姐的心如鐵石。緊念商郎陰陽阻隔。無限悲傷。輅兒苦顯。夫在何方。惟有終朝淚滴行。(愛唱)賢妹妹松柏一樣。撫養兒金馬玉堂。古今烈女誰比量。除去曹娥却無雙。德之容工。四德皆良。閨中之秀。花中之香。兒子今榮貴。苦兒商郎。只得朝淚兩行。

豆豉 醬油 …… 價大減 ……

招登廣告

寶善醫社
專治花柳一切下疳梅毒痔瘡等疾并治男婦大小內症及婦女紅崩白帶
棉花街七十八號

徵求小說
求「野人記」二集「俠義英雄」一「撒克遜劫後英雄略」二「法宮秘史」二「荒江女俠」一初集上冊「留東外史」一冊以下各集。張恨水著「鐵血情絲」有錢有……願讓者。請移至文廟後街廿七號接洽。或函約。

婦女救星

愛國歷史 長篇小說

鸞凰劍

版權所有 禁止轉載

第四十二回 [illegible]胡封奕 雷[illegible]手[illegible]打不平

童高見他使拳劈來。忙使左手攔架。抽空右手一拳劈去。兩下便在路邊一來一往地鬥起來。再言那童高的門客謝廷。見童高與藍鴻出門。他便傳喚衆教習。隨公子搶人。那些小船上一聲吶喊。如狼似虎。直奔藍鴻坐船而來。藍府家人一駭。剎時便逃去幾個。還有幾個未曾逃脫。被衆打手打入水中。正自混亂中。又有一隻小船。飛奔而來。船上人直撲藍鴻坐舟中艙。來搶藍小姐。童府家丁正自興高采烈。側面早惱怒了黑煞神甘林。甘林看得分明。驀地一聲大喝道。清平世界。誰敢無禮。今有俺黑煞神甘林在此。休得動手。說着將身一湧。跳上船頭。隨見起處。早有兩人落水。隨即揮動拳頭。復打翻四五個彪形漢子。雷坤也一個彪步。射上船頭。幫助甘林。更將衆教習打得紛紛落水。再說藍鴻。雖也會些手足。怎奈終究是個文人。又怎敵得過童高凶勇。腳下一滑。吃童高一掃腿。站立不穩。[illegible]身。跌倒在地。童高趕上一步。踏住胸前。怒沖沖罵道。你這畜牲。不知好歹。我好意請你吃酒。與你敘談敘談。你卻拂我美意。我親自叉過船來面請你。你都立意不行。又圖賴我的親事。可惡已極。快快領我拳頭。我便將你性命結果了。再將你妹子搶去。看你家還有何人。前來替你伸冤。與我結訟。你又怎奈我何。說罷。舉拳便打。將打下未下。驀地人叢裏鑽進一個小乞丐來。猛奔上前。更不開腔。只輕輕騎着童高肩頭一扳。童高便跌了個仰面朝天。藍鴻鬆了重量。翻身便起。卻瞧見那乞丐踏住童高胸脯。大聲喝道。青天白日。膽敢欺壓善良。別人怕你。[illegible]你。你道你的拳頭怎麼樣。說着。便舉起拳來。着童高鼻[illegible]便是一拳。但聽童高大叫一聲。痛煞我也。鼻樑早吃花手王打斷下去。謝廷在船頭見童高吃人撩倒。慌叫蘇氏兄弟。帶領一衆打手。往援童高。蘇氏兄弟。奔撲上前。大喝一聲。何方野賊。難道不識童府威名。擅敢助紂為虐。想是活得不耐煩了。說着。便搶撲乞丐。那乞丐正欲打第二拳。聽得後面有人喊叫。丟下童高。直奔蘇氏兄弟。早有童府家丁。將童高抬上船去。一聲不絕。桑廷擘見童高這般模樣。急忙火速傳令下去。務將凶手拿獲着。休得讓一人逃走。那些時千聞聽此言。一齊都奔那乞丐。左右前後。團團圍住。藍鴻此時。身有乞丐抵住衆賊奴。一心記着妻妹。急急忙忙。奔往岸邊。卻見船頭立着兩個彪形大漢。那些童府家丁。那裏撲打得上。吃他們三拳兩手。打得似落花般。亂投在江裏。藍鴻忙由船尾躍上。先投中艙。見下妻妹無恙。方上船頭先向甘林雷坤深施一禮道。多蒙二位打救。真乃是再生之德。甘雷二人一齊打量着那些凶棍。奴。一齊還禮道。些微之事。何德之有。四海之內。皆兄弟也。路見不平。禮應相助。不必掛懷。藍鴻道。感蒙援救。怎不銘之五內。還有一事相煩。尚懇二位英雄相助則個。小弟適才被童高打倒在地。多虧一位英雄相救。方得脫離虎口。但恐他一人難敵衆手。小弟又懦弱無能。雖有人相助。救他[illegible]圓方好。這舟裏小弟以能護衛。方才那一桿惡奴。被二位懲治了一番。諒不敢再犯。鄙意便欲煩二公一行。甘林道。這船中一時還離不得人。雷賢弟便可往岸上走一遭。雷坤聞言。雙腳一蹤。一個紫燕掠水式。上得岸來。放開大步。飛奔前去。只見衆打手將那人圍住喊殺連天。雷坤方一聲虎吼道。壯士休慌。有俺雷坤來也。那小乞丐此時戰得疲乏。陡見雷坤來相助。不由的精神倍長。揮動雙拳。將那些教習。打得走的走。傷的傷。雷坤便招呼着那乞丐停止追趕。一同登舟。船中路路廝見。便命保護船梢。即刻開舟。不多時到了岸邊。藍鴻即令家人。將轎子打入艙中。請自己妻子與妹子上轎。步行上岸。藍鴻又邀請三位英雄。一同而行。保護轎子進門。恐怕路上又遭毒手。這且不表。童府家人。見童高傷勢甚重。便奉桑廷擘謝廷旨意。用軟轎將他抬回府裏。那童高只是哼聲不止。即刻請醫調治。用藥敷住。方算止住疼痛。睡在一張榻上。亂哼亂喊。桑廷擘坐了一刻辭去。託謝廷在此照應。不一時家丁打手都回。說是藍鴻與同一衆凶手。俱皆逃走。童高聽了好不煩。家丁又將他抬入內室。衆姬妾見了。個個吊淚。人人傷心。都前來看問。忙了一夜。鬧得鬼神不安。人參湯燕窩湯總吃不下。只是哼到天明。不曾住口。飲食格外難進。若吃飲食。就要牽動鼻子。越發疼痛難當。

長篇連載 俠義小說

奇俠怪傑

第二十回 岐路分金驪詞悲祖道 小人有母義士合[illegible]萍

就霍地跳起身來。喝道。你們這些狗頭。敢是到小爺這裏來討死麼。這班。那裏識得他厲害。都惡狠狠的罵道。小雜種。打死人。怕不要償命。看你今番再逃跑吧。說着。都似老鷹擒兒[illegible]直撲過來。李士英大怒。就迎了上去。兩臂一揮。已把這班惡奴跟跟蹌蹌的個個跌下去。這班人。有兩個爬起來。還想把木棍來痛擊。李士英哈哈大笑道。真是不知死活的東西。我來給點顏色你們瞧瞧吧。說着。就飛起一腳。正踢在一個惡奴的腕骨上。[illegible]禿的一聲。把一根木棍拋在地。那惡奴哈着腰。護着手腕。登時哎喲哎喲不住的痛。李士英把那根棍棒。從地上拾起來。用兩手一折。一截兩段。再一截。截四段。拋在地下。說道。你們有本領。再過來吧。那班惡奴大驚失色。都爭先恐後的。搶着逃走了一空。這時候。還有幾個不會走掉的鄰舍。都替李士英捏着一把汗。都走來對他說道。小官人。你打走了他這些家人。朱毛龍難道肯放你過去麼。我們看來你母子。這裏容身不得。不如避一避風頭。離開這地方。再作計較吧。李士英的母親。坐在那裏。一邊索索的抖着。一邊聽朱毛龍大罵。李士英說對他母親說道。母親莫要氣壞。這班人。孩兒眼裏看來。簡直和雞狗一樣。任憑他有多少來。孩兒也不懼怕他的。朱毛龍這惡賊。倘然他自己來時。索性先打死了他。看再有誰替他尋我報仇。不過我師父師兄。都囑咐我。叫我要戒殺忍讓。所以我存着十分的退讓心。事到如今。到了如我們離開此地。暫避一避。省得他再來囉唣吧。又拱手向那些鄰舍。稱謝了一番。這才把他母親。負在背上。離開太平庵。出了東農村。一路向福建省來。沿村過市。夜宿飢餐。李士英心中並沒有目的。也不知把他母親。安置到什麼地方去。這一天。正走到一座高山前。總聽得一聲呼哨。早跳出七八個強徒來。為首的一個黑面漢子。生得巨目濃眉。手執一條鐵棍。攔步向前。攔阻去路。喝住李士英。問他要買路錢。李士英走着退後兩步。把他母親扶坐在一塊山石上。這才迎了過去。笑嘻嘻對他說道。你要買路錢。俺倒沒有。

滑稽小說

汪二尋[illegible]記

第廿二回 滿紙錯字詩人恨 兩張名片小姐驚

忽然太夫人叫直介請他們上去。於是三人踱進那間陳列室。直介當先。二跟在後面。一同上樓。直介請二人到西面一間畫室內。這畫室隔做內外兩間。光線絕亮。外面一間。比較大一點。擺着許多畫具。裏面一間。只有一半大小。裏面家具極少。只聽得直介叫道。母親。王博士和汪先生來了。忽然裏面一間裡。一只朝內的沙發中。立起來一位玉立亭亭的太夫人。原來她方才靠在沙發上。沙發又朝着裏面。無怪大家不留心了。這外面一間和裡面一間。用六扇長玻璃窗隔着。所以二人只曉隔隱透過玻璃窗內的太夫人。倪直介便指着裏面道。這是家母。王汪二人便隔窗行一鞠躬禮。太夫人也一手撐在沙發上。對二人行一個鞠躬禮。說道。二位恕我今天衣服也沒穿。失禮得很。實在我在畫室之中。以藝術為前提。只知道有藝術。藝術以外。什麼也不曉得了。所以也不免對於外來的客人。禮貌上不致究。太夫人說到這裏。忽道。海娃。王博士和汪先生都帶着眼鏡啊。我們何必隔開着玻璃窗呢。你快替我開窗。倪直介一聽。急忙走過去。於是二室併成一室。王汪二人可與太夫人接近。看也看得清楚了。倪直介開好了窗。回頭向王汪二人道。你們懂得家母的意思麼。二人搖搖頭。表示不明白。直介道。家母到底是個舊禮教下受過洗禮的人。所以有人要來參觀時。從藝術上講。雖然無拒絕之理由。但總覺不妥。因此想出一個方法。把一室隔做二室。家母在窗內。參觀的人在窗外。我仍舊可以繪畫。